〔慈濟榮譽董事傳記之十一〕

# 峯迴路轉・晚霞滿天

## 黃張乖居士菩薩道之旅

撰文：黃志成

### 三生石上・花明柳暗

黃張乖居士，台灣省新竹市人，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日生。居士的父親張輝煌先生，早年即在鐵路局工作，退休後，現在與夫人王氏住在新竹市。對於父母親辛勤有成，四個弟弟自大學畢業後奮發有爲，各於味王食品任總經理、荷商飛利浦任經理、及稅捐處工作，侍奉父母至孝，身爲長女的黃居士也深感安慰。

居士爲分擔沉重家計，早年就到台北工作，任職於南昌街公賣局，一邊在育達商職補校就讀。與畢業於淡江文理學院的黃哲文先生結婚後，即定居台北，育有二子三女。居士的翁姑是影響她去學佛的長者，而夫婿却是鼓舞她不斷在佛道上精進的法侶。

提到居士的先翁黃禮樂先生——她說「是一位慈祥的長者，也是一位虔誠的中國式祖先教徒，雖然老人家信奉民間的神祇，但是，只要拿起香來拜神，他都會至誠祈求，口中唸著：『啊——保佑世界和平、人民安樂、大家平安。』他常叫我陪婆婆到寺廟拜拜，當初拜『恩主公』、『仙公』，也到臨濟寺等佛教寺院拜佛，而只是供香、拜佛而已，並未深入經藏。」對佛教較有正確認識的夫婿，看她到各處寺廟拜拜，並未眞正信仰佛教，便告訴居士：「你在拜拜，其實是在拜名利。」居士此時恍然有所覺悟，開始留意佛教與民間信仰的區別，漸漸瞭解了甚麼是正信的佛教。

居士的夫婿年輕時曾出任公職，也做過公家機關的工程招標營建生意，黃先生個性正直爽朗，深惡諂媚逢迎，不喜名利爭鬥，因而辭去公職，公家的工程營造也不幹了，因此籌組的營造公司也解散了。以後又到日本作生意，研究「面紙」的製造；回國後開始進口上等的紙漿與香料，製作「面紙」上市。「我先生有先見之明，當時就看到『面紙』的實用性，可是，那個時候根本不流行，民衆的生活水平上也不知道要用『面紙』。」居士面露柔和的微笑，回憶說：「還有，那時候我告訴他，『面紙』的包裝要打上幾個英文字來壯壯聲勢，這就如一位賣香水的朋友說的：『人的心理是這樣的，同樣的東西，有好的包裝就有價質感；甚至，同樣的東西，便宜的就沒人要買。』你知道我先生是讀英文系的，但是，他不肯在紙張和包裝上印外國字，他說：『中華民國的東西，爲甚麼要用英文字？』結果，品質雖好，出廠的貨品却都銷不出去，算算成本，賠了許多錢。」這當然又要收攤了。

「以後又被聘請到徵信調查所當經理，當他自己出來自創徵信所，也有些苗頭的時候，公公又因爲這種『徵信調查』的事業有傷大雅，會敗壞門風而加以反對。之後，我先生又開始經營新型化糞池的營造，然而，經營並不順利……唉！做過的事情實在太多了，眞也說不完。與我先生相處這麼久，我知道也始終相信他是個很有才華而且爽直的人，雖然他一再經歷挫敗，我也認爲這是對他的一種磨鍊，與對自己的考驗。……」雖然無奈，但却流露一股無怨無悔之情。

黃居士的五位子女，大都已成家，而且工作、家庭都很美滿，「現在我過得很好、很快樂，孩子孝順、善體人意，過去的挫折、艱辛，難走的人生路，都熬過了，這也是自己和家人以後處世和成長的最佳鍛鍊和保證。我的先生，是我的善知識，在我後半生，教導我如何自處和過活、與甚麼是該爭的，和甚麼是不該爭。」這是忍辱波羅蜜吧！

### 愈是艱苦・愈需要做

民國六十五年底，在臨濟寺拜梁皇懺，居士遇到「慈濟功德會」的靜銘委員向她介紹一位在花蓮修苦行，不受人家供養的師父。當時居士因爲家裏一大群孩子尚在就學，公公亦需要照顧，所以並未去花蓮，因此陳美珠與胡玉珠居士便與靜銘委員到花蓮拜見證嚴法師。「我至今還很感謝這麼慢才出來作委員。當初我是很喜歡出任委員，然而沒有適當的條件因緣，不敢出任委員，因爲委員都得抽出時間，外出處理事務，所以我不敢立即出來參加，只找了一些朋友加入『功德會』。」她說：「民國六十八年吧，老二師姐楊玉雪居士與師父到我家，說到是不是我願意出任委員。當時我因與幾位居士正籌組『中國佛教居士林』，事情很多，又因被倒會，經濟相當困窘。之後，我考慮再三，每見師父還不是在困境中精進，這麼慈悲地爲衆生服務，我提起勇氣，並發心：無論出任委員是怎樣的困難苦惱，我都要做，愈苦才愈是要做。」

「果眞，每次遇到種種難關，自己也都一一渡過了。」她感慨地說：「也眞慚愧，過去學佛幾十年，在佛前禮拜的時候可以忘了煩惱，拜過之後，『貪瞋癡』以及家庭、環境的種種煩惱又來了。家務事苦惱、孩子難帶、懷孕、被人倒會煩惱；不過，只要勇敢面對，也都化解了。」

### 奉行佛法・在功德會

在加入「慈濟功德會」之前，居士多在各地的道場服務，她說：「學佛是講身體力行的，雖然我沒有很多錢佈施，但是，只要到任何的道場、佛教蓮社、菩提講堂也好，洗碗、作工服務，我都會親身幫著做。」因爲居士的先翁在老一輩的台北人之中有相當名望，「在我從道場回來，他都會罵：『別人家都是穿戴漂亮到蓮社、講堂，而你——人家都說，你們家的阿乖眞乖，都在幫人洗碗、做事——會不會不好意思啊！』因爲老人家不知道學佛的眞正道理，以爲這樣我們就會有失他的面子。」之後，因爲不願老人家不高興，也就少再到道場服務了。

「師父在台北說要興建醫院之初，我們都一直阻止師父說：『師父啊！功德會已經做得這麼忙了，怎好再蓋慈濟功德會』，六十八年任「功德會」委員，七十二年三月再度皈依證嚴法師，法名靜昭。

居士學佛精進，在她的會員中，能有何劉玉等八位居士義無反顧地出任「慈濟」的委員，我們可以看到她對會員影響的深鉅和對「慈濟」法業的盡力。尤爲人所感佩的是，在繁忙地爲「功德會」收募基金的同時，居士不但能妥善照顧家庭，而且孩子個個奮發有爲。居士的長子銘德先生現任美國南加州大學電腦教授，次子銘仁現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，專研「機械人」，三個女兒分別在證券交易所、貿易公司、護專工作、就學。居士的夫婿早年即皈依慧印法師，近年更茹素、皈依廣化法師求受五戒，並且在北投「中國佛教居士林」發心協助法務工作。

年前居士外出收募「功德會」基金，窃賊趁機闖空門大搬家，將家裏的物品搬了個精光；然而，居士並未因此懈怠，每月依舊出門，去履行收募工作，彷彿告訴偷兒：窗前的朗朗明月，還有一盞亮麗的心燈是盜不走的。至此，不禁要讚歎居士行佛所教，「常懷畏慎不敢自慢，兢兢趣事無所避憚。」

（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）

慈濟文化中心七十六年秋季 佛學專題演講通告

| 演講人 | 時間 | 題目 |
|---|---|---|
| 宏印法師 | 十一月廿五日・週三 下午7:00～9:00 | 怎樣讀「印度之佛教」 |
| 普獻法師 | 十二月二日・週三 下午7:00～9:00 | 美洲行 |
| 顏宗養居士 | 十二月九日・週三 下午7:00～9:00 | 由無常走向安樂 |
| 胡茵夢居士 | 十二月十六日・週三 下午7:00～9:00 | 題未定 |
| 蕭武桐居士 | 十二月廿三日・週三 下午7:00～9:00 | 人生的資糧 |

〔慈濟榮譽董事傳記之十〕

# 一門三傑・妙法蓮華

撰文：王慧萍

接下來也是慈濟榮譽董事之一——今年才報考大學的王家長子——黃士元，談其入佛因緣——

「在我們家來說，認識佛教就是從認識慈濟開始。起初母親勸我看一些佛書，我認爲那是老一輩人的迷信，表面上很排斥，但是因爲感覺母親講的一些佛法也很有道理，心理很好奇，私底下母親不在時，也拿些佛書來看，多少受了些感動，但是還抱著懷疑的態度。直到和母親去花蓮，看到他們那麼努力，做出了偉大的貢獻，原先懷疑的態度一掃而空，我心中只有一個想法——不希望看到醫院蓋不起來，我要試試自己的能力，爲慈濟盡一分力。」

「高一升高二的那年暑假，我開始了勸募的工作，找了幾個要好的同學介紹，但都失敗了，他們同樣抱著懷疑的態度。鄰座同學吳士耀，平日我們並不很熟，雖然經過了前面幾個失敗的例子，我仍然提起『勇氣』，詳細向他介紹功德會。聽完後，他立即拿出五十元，告訴我，他身上只有這些錢，也只能捐出這點錢了。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家裏很窮困，以爲他只是打哈哈應付一下，也笑笑的收下了。事後我知道了他的家境，我非常感謝他是第一個支持我的人，給我很大的信心，開始了我日後的勸募工作。」不滿二十歲的他，談到慈濟種種立即收斂起年輕人特有的活潑，流露出堅毅的眼神。他繼續說：「認識慈濟後，我開始明白什麼是腳踏實地的意義，從改變自己做起——基本上我必須做個好人，才能得到社會的信任，在功課上加倍用功；如此不僅在學校中勸募順利，功課有了進步，更重要的是我體會到做人要這樣，人生才有意義、有目標。」

提到學佛的感想及今後的目標，他說：「我對佛法的了解是漸近的，母親對我的影響很大。從前我也上過基督教，覺得教義不錯，然而現在和佛教一比較，我覺得佛教比較『究竟』。剛學佛時，我覺得自己業障深重，現在心裏自在多了，一般我們都不知道自己那裏錯了，甚至以爲是對的，會『重犯』。不說，以前總以爲——『人不爲己，天誅地滅』。然而了解佛法之後，才明白一個人自私就會侵害別人，使得雙方都不愉快，所以要減少自私的心理。佛家講除貪念，是一條眞理的道路。我希望進入大學後，加入佛學社深研佛法，並且從前在延平中學推廣慈濟已有心得，今後更要加緊努力。」他今年考取了政大法律系。講到這裏，他忽然突破了方才的嚴肅態度，輕鬆的說：「那時到學校，讀書還在其次，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小本子，想想今天該向誰收錢。所以同學給我起了一個外號——他們叫我『佛祖』！」屋裏立即充滿了開懷的笑聲。黃士元今年在中山堂皈依了會本法師。

家君目前在父親照務的公司工作，她表示：「現在家中都全力投入慈濟工作，比較沒有照顧到經濟來源，我想我有一分工作不僅是支持家中一些經濟，而且對母親做慈濟委員也是護持。」

家君去年（七十五年）開始茹素，因緣來自父親王義隆居士於九月十七日，因玩風浪板遭逢落海之難，士元發願泛壽十年，她則發願茹素，果然菩薩加持，父親得以平安歸來。「我很慶幸當初能照母親的話用心持大悲咒，才有機緣讓我看到『廣欽老和尚開示錄』，得以進入佛門，我覺得是菩薩在護持，從小我不知發了多少願，例如要好好唸書，但是至今對唸書仍然沒有興趣，有了菩薩的護持，有願必成。」家君上個月看了「修行者的消息」一書後，深受感動，更能體悟大悲懺的「至捨此身終無他趣」，目前已「持午」。並表示，希望今年能進佛學院就讀，「佛法是究竟的，也是永恒的喜樂。」她說。

### 佛法無邊・渡化衆生

次女瓊惠說到：「從小吵吵鬧鬧的家庭，姊姊和哥哥甚至說要『斷絕姊弟關係』，但自從學佛之後，他們很少再起爭執，還常常在一起談論佛法。」對於家庭能有這麼大的轉變，黃居士說：「我們夫婦當初做慈濟完全只是想付出，一份奉獻的心，但是今天我們覺得收獲實在太大了，絕對不是我們所付出的一點所能比擬。我深深體會要改變家庭必須由自己改變起；士元今年順利考上大學，他爲慈濟工作而改變自己的形象，提升自己學業的成績，與人結善緣，讓人歡喜，這些都是助緣，主要還是他看佛書，馬上能體會受用，有自己的定力。家君立志讀佛學院；瓊惠目前雖未入佛門，但對佛法已有肯定的認同，使我從前的煩惱一掃而空。佛法無邊，只要改變家中的一分子，就能改變整個家庭成爲佛化家庭。」

妙法蓮華經「藥草喻品」說：「佛平等說，如一味雨，隨衆生性，所受不同。」黃居士對這幾句話體悟最深。她說：「天降下的雨量是相同的，然而一棵大樹，吸收的多，除了自己所需以外，還可以照應到週圍，若是一株小草，就只能照顧自己。我期望自己能做一棵大樹，慈濟的工作讓我隨時鞭策自己，做委員遭遇到的挫折自然很多，但是了解佛法之後，自我鼓勵，便自在無礙。」

結束了這次訪問，深爲王氏一家奉行佛法，精進菩薩道的精神所感動，「人有善願，菩薩護持」在佛光照耀之下，這個佛化家庭必有無邊的福報！

（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五日）（下）

◀王義隆居士